

芸香閣叢書

顧廷龍文集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芸香閣叢書

顧廷龍文集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廷龍文集/顧廷龍著.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2. 7
(芸香閣叢書)
ISBN 7-5439-2003-4

I. 顧... II. 顧... III. ①顧廷龍-文集②古籍-版本學-中國-文集 IV. G256.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45667 號

責任編輯:陳寧寧
封面設計:石亦義

芸香閣叢書
顧廷龍文集

*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號 郵政編碼 200031)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江蘇常熟人民印刷廠印刷

*

開本 890×1240 1/32 插頁 2 印張 26.375 字數 708 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 500

ISBN7-5439-2003-4/Z·1005

定價:68.00 元

《芸香閣叢書》編委會

顧問:	任繼愈	
主編:	陳力 王世偉 馬寧	
編委:	陳先行	陳紅彥
	張志清	徐憶農
編輯部:	郭又陵	童志強
	陳寧寧	孫彥



序 一

任繼愈

中華民族創造了五千年綿延不斷的燦爛文化。它不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也為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中國幾千年來的文獻典籍就是明證。

文化典籍是人類生產活動、科學實踐的總結。它是千千萬萬、世世代代不斷涌現的作者創造的結果。它凝聚着人類創造的智慧與心血，每一個民族的典籍就是該民族文化成就的一面鏡子。

文化典籍的繁富，還要靠外部條件，這要歸功於我國古代最早發明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唐代以前，一個勤奮的讀書人可以遍讀群書。宋以後的學者，即使再博學的學者也讀不完所有的書籍，因為書籍太多，讀不完。

書籍多了，為了便於藏書者的管理(古代主要藏書集中於皇家、宮廷)，有了目錄學、圖書分類學；後來為了查閱書籍內容，產生了適應不同要求的類書；印刷出版普及後，為了識別典籍真偽優劣，產生了版本學；為了保護書籍，裝幀、修整技術應運而生。

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隨着社會發展，有高潮有低潮。高潮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科學發達，文化典籍也相應地大量增多。遇到社會動蕩，戰亂頻繁，經濟生產遭到破壞，不但不能創造新的財富，就連已有的物質財富、文化財富、書籍文物也會遭到損失。我國歷史上幾度文化典籍的聚散都與國運興衰同

步。文化典籍的幾次大的散亡，第一次是秦末戰爭，秦始皇焚書有選擇地銷毀一部分典籍，但宮廷內部還保存着大量文獻。項羽一把火把咸陽宮殿化為灰燼，官家藏書同歸于盡。第二次在東漢末年，董卓占領洛陽后，幾百年宮廷藏書又一次遭劫難。以后每一次農民起義或軍閥混戰，典籍都很難逃厄運。典籍的自然損耗，如水、火、蟲蠹對典籍的破壞也很嚴重，比起兵燹戰亂來說，算是次要的了。中華民族最后一次劫難是十九世紀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焚燒掠奪，大量的文物典籍遭到慘重洗劫，國家的災難這時達到谷底。但中國人從此覺醒了，對外反抗外來侵略，對內反擊封建腐朽勢力。覺醒了的中國人民開始找到革命的道路，走向現代化。我國的典籍興衰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堅韌剛健的偉大品格。

長期以來，有志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崗位上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盡自己的力量，我們圖書館界的先進知識分子，以他們精湛的專業知識，為搶救、保護、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今年，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三館商議，共同編輯出版顧廷龍、趙萬里、潘天禎、冀淑英四先生的學術文集，名曰“芸香閣叢書”。芸香為復葉香草，古人藏書用以驅書蠹。這四位先生以畢

生精力獻身于圖書館事業，他們是當代海內外公認的古籍版本目錄專家。在他們言傳身教的影響下，為我國圖書館界培養了大批中青年專家；在他們的關懷下，搶救了不少有價值的典籍，使它們免于流散；又是在他們的指導下，協同全國有關專家，竭數年心力，編成全國善本總書目，完成了我國前人沒有做到的古籍整理的基本建設。他們不僅為保護古籍作出了貢獻，而且對我國古籍整理專業起着承前啓后的橋梁作用，更可貴的是他們終生孜孜不倦的敬業精神給后來者樹立了榜樣。他們的寶貴經驗留給了后人無價的精神財富，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著作，將與中國圖書館事業共存。

序 二

王世偉

《芸香閣叢書》即將陸續付印了，這真是令人興奮的事情。“芸香閣”古時指藏書、校書之處。唐盧照鄰有《雙槿樹賦》：“蓬萊山上，即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秘寶。”叢書所收顧廷龍、趙萬里、潘天禎、冀淑英等版本目錄學家的文集，均與藏書校書相關，用“芸香閣”名書，正相貼切，也十分典雅。

2001年初春，南京圖書館徐憶農同志受馬寧副館長的委托，送來南京圖書館潘天禎先生的文集《陋室存稿》，並告知南京圖書館館方願意資助出版。我感到此書內容豐富，很有學術分量，便計劃在上海圖書館所屬的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同時我想到，如果能夠將一些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的文集以叢書的形式一起推出，學術影響會更大一些。上海圖書館正由陳先行同志編輯《顧廷龍文集》，這是1998年8月顧老去世時就計劃編纂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趙萬里、冀淑英先生也有很多學術成果可以匯編成集。于是我與徐憶農以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文獻編輯室主任陳寧寧同志共同策劃，提出了《芸香閣叢書》編輯策劃書，並積極落實各項編輯出版事宜。與此同時，《芸香閣叢書》得到了國家圖書館孫蓓欣副館長、陳力副館長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郭又陵社長的積極響應和支持，並商定《芸香閣叢書》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和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分別組稿編輯，共同出版。叢書計劃先收錄顧廷龍、趙萬里、潘天禎、冀淑英四人文集，這幾位先生均為當代古籍版本目錄學界的宗師和泰斗。

顧廷龍（1904～1998），字起潛，號匋謬。1904年出生于江蘇蘇州，1998年在北京去世。1931年畢業于上海持志大學，1932年畢業于北京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先后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駐北平采訪處主任、上海私立合衆圖書館總干事（主持館務）、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等職。著有《吳憲齋先生年譜》、《古匋文香錄》、《章氏四當齋藏書書目》、《明代版本圖錄初編》（與潘景鄭合著），主編《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

趙萬里（1905～1980），字斐雲，號芸庵、舜庵。1905年出生于浙江海寧，1980年在北京去世。1925年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中文系，先后擔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助教、北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前身）中文采訪組組長、善本考訂組組長、善本部主任、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等職。著有《校輯宋金元人詞》、《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元一統志》、《析津志輯佚》，主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版刻圖錄》。

潘天禎（1919～ ），1919年出生于四川榮昌，

曾就讀于成都府屬聯立中學（現爲石室中學）、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留系任助教五年。建國后，先后擔任南京圖書館閱覽部主任、書目參考部主任、古籍部主任、南京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等職。曾擔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副主編，著有《明代無錫會通館印書是錫活字》、《揚州詩局雜考》、《談中國近代第一份女報——〈女學報〉》、《毛扆第五次校改〈說文〉說的考察》。

冀淑英（1920～2001），1920年出生于北京，2001年在北京去世。1942年畢業于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曾先后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工作、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助理研究員、研究館員等職。曾擔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副主編。著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與趙萬里合作主編）、《西諦書目》、《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古籍善本書說明》、《中國古籍版本鑒別》。

古籍版本目錄學是古籍整理的一項基礎性學問，而幾位先生的文集是這方面不可多得的長期寶貴經驗的積累、概括和總結，這對於繼承和發揚老一輩圖書館古籍整理工作的精神和傳統具有重要的意義。值此刊印之際，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欣然命筆作序，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相信國內外的廣大讀者一定會歡迎這套將傳之久遠的學術叢書。

胡道静序

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輯次原上圖顧館長《顧廷龍文存》既竟，以余弱冠時與顧學長訂交，老而彌篤，學長于1980年手書贈余詩有“白首論交久，江干話雨親”句，故欲余為之序。余惟1928年秋十七歲時就讀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二年級，次年春，廷龍（字起潛）學長以特異成績插讀持大國學系畢業班，以班次相差兩級，初無緣相識，旋《校刊》發表余《版匡釋名》一文，顧學長見而視為空谷足音，訪得余住址，不恥下問，蒞寓相定交。余以學長識見高余萬倍，私心亟愿居友生之位。學長長于目錄之學，傳錄各家《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至勤劬，並補苴極豐，余極佩之。學長又有特殊見解，以為《四庫存目》必須作版本標注。此見當時識者甚少，余亦不能深明就裏。至解放後撥亂反正年代，京師乃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輯，即由學長主其事，始知學長所見卓矣，早矣。

學長就學持志之前，從其外祖王公同愈（字文若，別署栩緣）學。王公長於文字之學、目錄之學，又經綸世事，善能經濟，學長皆得其傳，後能驗也。

1929年冬，學長畢業于持志，即負笈北上，肄業于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其著作《古匋文彙錄》（學長因此有“匋諺”之別署）、《吳憲齋（大澂）年譜》均由研究院出版。《年譜》不但於譜主經典、金文之學論述甚周，於其軍略國事所為探求更深，即得力于栩緣公之學也。時學長之姪頡剛先生（學長少頡剛先生十一歲，為頡剛先生之小叔）在京組織《禹貢》學會，發刊《禹貢月刊》，創建歷

史地理之學，開風氣先。時國難日亟，為盡史地學者之能，乃以學會名義，編刊《西北邊疆史地叢編》。為廣求有關圖籍，顧剛先生求起潛小叔助力之索，大有收獲。起潛學長又廣事徵求，籌集資金，以事刊印。余感學長書生報國宏志，自滬郵局匯寄小款，聊助絀薄，事甚微纖，申學長之高德爾。

起潛學長旋在燕大任圖書館職，搜索善本古籍，多有成就。章鈺（字式之）先生去世後，其家屬以所藏典籍寄存北平圖書館，學長乃為之編目曰《章氏四當齋藏書目》，有序有方，目錄學之名著也。

時杭州葉景葵（字揆初）先生等捐所藏書為公，並出資在上海建立合衆圖書館，延學長主其事。學長遂南下就職，經之營之，成為上海最大之古籍圖書館。學長復次第揆初先生藏書為《杭州葉氏卷盒藏書目錄》，作用亦甚巨。時余任抗戰工作在內地，至勝利返滬，與學長重聚言歡，始常在合衆圖書館閱書，余撰《夢溪筆談校證》，得力于學長及圖書館藏書為多，乃余所深感也。

解放後，上海圖書館建立，合衆併入上圖，學長遂任上圖館長。學長久歷戰陣，策劃裕如，未幾上圖即執華東大區圖書館之牛耳。1959年，為建國十年紀念，各業均籌獻禮事宜。上圖即由顧館長議定編制巨型古籍檢索工具書《中國叢書綜錄》以獻禮，並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成立協議，由所出版，所方乃委余為責任編輯。時館所雙方上級領導均甚重視，由文化局副局長方行同志、出版局局長羅竹風同志、館方顧館長、所方副主任陳向平同志及余共舉行誓師小會，申述編刊《綜錄》之意義與作用，並誓於必成。會後顧館長周密考慮，於結構與細則，尤所關心，余力贊之。顧館長決定檢字方法采用四角號碼檢字法，以其最為使用便捷，當時此法尚未普遍通行，群議紛紜，阻力甚大，顧館長處境維艱。余乃舉上海市公安局之戶口卡即使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為大證，始得澄清。

稿用卡片編成，以獻禮日期迫近，不及再改錄為書稿發排，祇

能以卡片代稿發廠排版。車間同志以從未根據卡片排版，慮有疏失，似此大帙，如之何可，乃提出要余駐廠，共同解決問題。時廠方業務繁忙，實行三班倒制，換人不停工作，因而余須廿四小時留廠，幸時值盛夏，乃携一草蓆，晚間就車間隙地眠卧，有事隨時呼余起共商，遂得安全排成。書後有《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情況表》九十餘頁，須現鑄鉛條無數，時間不及，設議另印單冊，此當然不可行。余乃思用照相鉛皮版印刷，徵得四聯印刷廠印刷，然後交中華廠整體裝訂，又得館方及中華廠同意，然後渡此難關。至九月三十日，第一部書裝成，所方即組鑼鼓隊往上圖報喜，顧館長率館員在門首迎接，至此獻禮大典乃得如期完成。

嗣後顧館長又以館藏宋刊《藝文類聚》及宋舒州本《王文公文集》付中華上編影印出版，所方皆委余為執編。《王集》玻璃版在館，唯顧館長知之，又此集所收王安石佚文佚詩至多，更惟顧館長瞭然。微館長，殊不能有善本《王集》及內容如此豐富者出版呈現於世也。

時余有普查中國古農書任務在身，檢上圖館藏明鈔本《分門瑣碎錄》、《稼圃輯》及清刊本《浦泖農咨》皆為舉世孤本，而內容價值絕高，乃考證為文發表于《文物》月刊，引起農業遺產界之注意。顧館長以館藏有如此珍貴物，乃舉付館辦小印刷廠各影印數百冊，分贈有關部門，為當時農史界之盛事。又余讀《杭州葉氏卷盒藏書目錄》，知館藏朝鮮刊本《農事直疏》及《衿陽雜錄》皆為彼邦農學家用漢文撰寫所著要籍，乃為文刊于紀念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論文集《中國科技史探索》以表之。又讀學長著《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知北京圖書館存有明鈔本《樹藝篇》亦孤本書，就北圖索得膠卷閱讀後為文載《中國農報》以表之。

十年動亂期間，上圖得元後至元五年己卯（1339年）刊大字本《農桑輯要》，而此書之原來面貌復呈于世。撥亂反正後，中外農學界紛紛求觀此書，顧館長乃決定影印文獻本二百部問世，舉世皆

珍視之。工作期間，學長就此書版本問題，時召余相商，寫文獻本出版識語時，遂以談論結論書入之。此乃學長與余為版本目錄學問題饒有興趣互商之最後一次也。

學長晚年，由公子誦芬迎奉在北京憩養，仍不廢學術研究，著力于《古文尚書》之探索，著《尚書文字合編》，為唯一之《古文尚書》研究力作。學長為唯一曾見到《古文尚書》者，抗戰以前，持志大學教授姚明暉先生之尊人志梁觀察于清末任駐日中國公使館參贊時得之於東京携歸，收藏于南翔寓廬。學長赴翔訪師明暉先生時得見。日寇一·二八侵滬戰爭時，併姚公所藏得自日本之元刊本《分門瑣碎錄》而燬之，故顧學長為見到《古文尚書》之最後一人。學長晚年專力于《古文尚書》，其不無憧憬于此乎！

學長文集，內含甚富。多典籍序跋之作，所作無泛泛語。又多論字、論文、考訂、傳狀諸撰著，皆有益于世。全書二百八十餘篇，又學術通訊近六十通。學長為文，古樸典雅，直追漢、晉，今所稀見。世有識者，當不諱余言。

學長久事圖書館業，深知培養古籍典藏之後繼人為至要中心。陳君先行嘗語余，館長曾語重心長告彼，凡執事者務以培養接班人為唯一任務，如學者有與執事人意見相左時，仍當克掣忍耐，必勿擾其中心工作。陳君在館，今已獨當一面，而仍勿忘師訓，是知我國圖書館古籍工作，前途廣濶，此皆顧館長之賜也。

2002年5月，時年九十，學弟胡道靜草此，回溯往事，追憶故友，至慨然噫。

王紹曾序

學者自立於天地間，以有涯之生，獲千古景仰者，咸在道德文章二事。前輩顧起潛先生可謂兼有兩美而無遺憾矣。先生諱廷龍，字起潛，號甸諺，江蘇蘇州人，生於 1904 年。早年就讀於上海國民大學、持志大學，受教于胡樸安、聞宥等知名學者。1931 年夏，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一年後以《說文廢字廢義考》獲碩士學位。旋應圖書館長洪業之邀，留燕大圖書館，司採訪之職者六年。1939 年應葉景葵、張元濟兩先生之邀，任上海私立合衆圖書館總幹事。建國後歷任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1985 年改任名譽館長，1998 年 8 月 22 日逝世於北京，享年九十五歲。

先生於金石文字及書法藝術，均私淑吳憲齋（大澂），嘗謂“廷龍童年得篆文《論語》、《孝經》於家，喜而摹之，取以校讀本，喜其詰屈，迄未詳為誰氏之手筆也。過庭請問，乃知吳憲齋先生集古文字以書者。于是識先生之名而惜不獲見焉。比長，從伯舅王董咸先生習古文字之學，繇秦篆而進窺古籀。遂讀先生所著《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于是於撫習書法之外更得研求先生之學術矣”。1934 年先生撰成《吳憲齋先生年譜》，由哈佛燕京學社印行。先生總結吳氏金石文字之學云：“綜先生之研究古文字、古器物，冥心遠紹，直接商周，凡其所戛然獨造者，今日以出土文物之繁，皆得證而成之，謂非繼往開來之一人乎！”1936 年先生又撰成《古匋文彙錄》，由北平研究院印行，聞有序云：

“起潛平居治學宗其鄉吳憲齋先生，故書中多采其說。”先生亦稱吳氏為“治古匄文字之第一人”。先生謂吳氏“書擅各體，而尤長于篆籀，秦權在握，停勻多姿。以金文之嫻熟，大小參間，若以行楷出之”。然則先生金石文字、書法藝術為世所重者數十年不衰，觀其淵源，當出自吳氏。

先生於目錄版本之學，早年受外叔祖王同愈啟迪，迨負笈燕京，時值章式之（鈺）寓京，章氏以金石目錄版本稱雄海內，出入於鄉先輩繆藝風（荃孫）之門而以後學自居。章氏嘗與吳絅齋（士鑑）、朱少濱（師轍）合撰《清史稿藝文志》，復與繆藝風、吳印臣（昌綬）合纂《菴圃藏書題識》十卷、《菴圃刻書題識》一卷，著有《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四卷，《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三十卷、《附錄》三卷。其校刻清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歷時七載，一絲不苟，尤為人所樂道。先生嘗述與章氏之交誼云：“以龍于金石目錄之學有同嗜焉，不鄙頑鈍，引而教之。休沐良辰，輒詣請益。或出孤拓珍本，名書法繪，相與賞鑒。或述鄉邦掌故，前朝舊聞，昭示愚蒙。”可見先生受章氏影響之深。1937年章氏去世，其藏書以手抄手校本寄托燕京大學圖書館，舊刻舊抄之善本暫寄五年，普通本捐贈燕大圖書館。先生乃以四月之力纂成《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十六卷。於書名、卷數、朝代、里貫、版本諸項外，並錄題跋，凡涉章氏友朋，酌注里貫事迹，以詳淵源，為例之善，未之有也。蓋先生與章氏過往既密，見聞自富，成竹在胸，故得于短期內成此目錄學上不朽之作。先生之於目錄學以此為起點。先生嘗謂“夙有纂輯《目錄學》一書之志，擬分三編，曰《流略》，曰《圖錄》，曰《校讎》，斷代為章，復各析以時地公私之作，俾有系統可尋，條理可觀”。1941年先生與潘景鄭先生合輯《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問世，實為其《目錄學》之一部，此書圖文相輔，綱舉目張，至今為研治明代版本學之準繩。先生晚年倡導編纂《古籍稿鈔校本圖錄》，亦其舊志之延續，此《錄》近已由上海圖書館諸君編定印

行，惜先生未及見也。

近數十年間，古籍聯合目錄最富價值者有二：一曰《中國叢書綜錄》，一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二書皆先生主編，故目錄版本學泰斗之譽，出於自然。兩書幾乎人手一編，而海外學者亦爭相購致。其中尤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下簡稱《善本書目》）之編纂，任務堅鉅，歷盡艱辛。自1977年10月開始啟動，1996年大功告成，整整20年時間，先生以耄耋之年，不辭辛勞，在國家文物局主持下，先後在南京、成都、廣州、南昌、安徽黃山舉行會議，商討制訂收錄範圍、著錄條例、分類方法，從業務骨幹培訓、全國普查、版本鑒定、巡迴檢查驗收，以至最後覆審、定稿、付印，先生均親自領導部署，與副主編北圖冀淑英、南圖潘天禎等諸先生奔走各地，調查研究，其兢兢業業、認真不苟之精神，為海內外所共仰。《善本書目》涵蓋全國七百八十二個收藏單位，約六萬條款目，洵可謂夥頤沉沉，亘古未有之盛業，而由先生成之。《善本書目》之作用，不僅著錄宋元抄校之富，使天祿琳琅、百宋一廬望而卻步，而現存宋元抄校，得以備受重視，妥善保存，為今後學術研究、古籍整理創造條件，並將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俾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為世界文化錦上添花。即就我國近年而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先後影印問世，因有《善本書目》有所取資，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為用之廣，必將與日俱增。此則非先生始料所及者。先生赫赫之功，自當彪炳史冊，永垂千秋。

先生一生任職于圖書館，敬業愛館，護書如命，其學養久為前輩所賞。1939年，上海已成孤島，故家舊藏，紛紛外流，葉揆初（景葵）、張菊生（元濟）、陳陶遺諸先生咸憂心忡忡，深恐我國歷史文獻日漸淪喪，謀求搶救保存之策，於是籌設私立合衆圖書館，各出所藏，俾供眾覽。先後由葉老、菊老致書先生，敦促南下，主持館務。1939年5月25日菊老致先生書云：“夙從博山昆仲鈇聞行